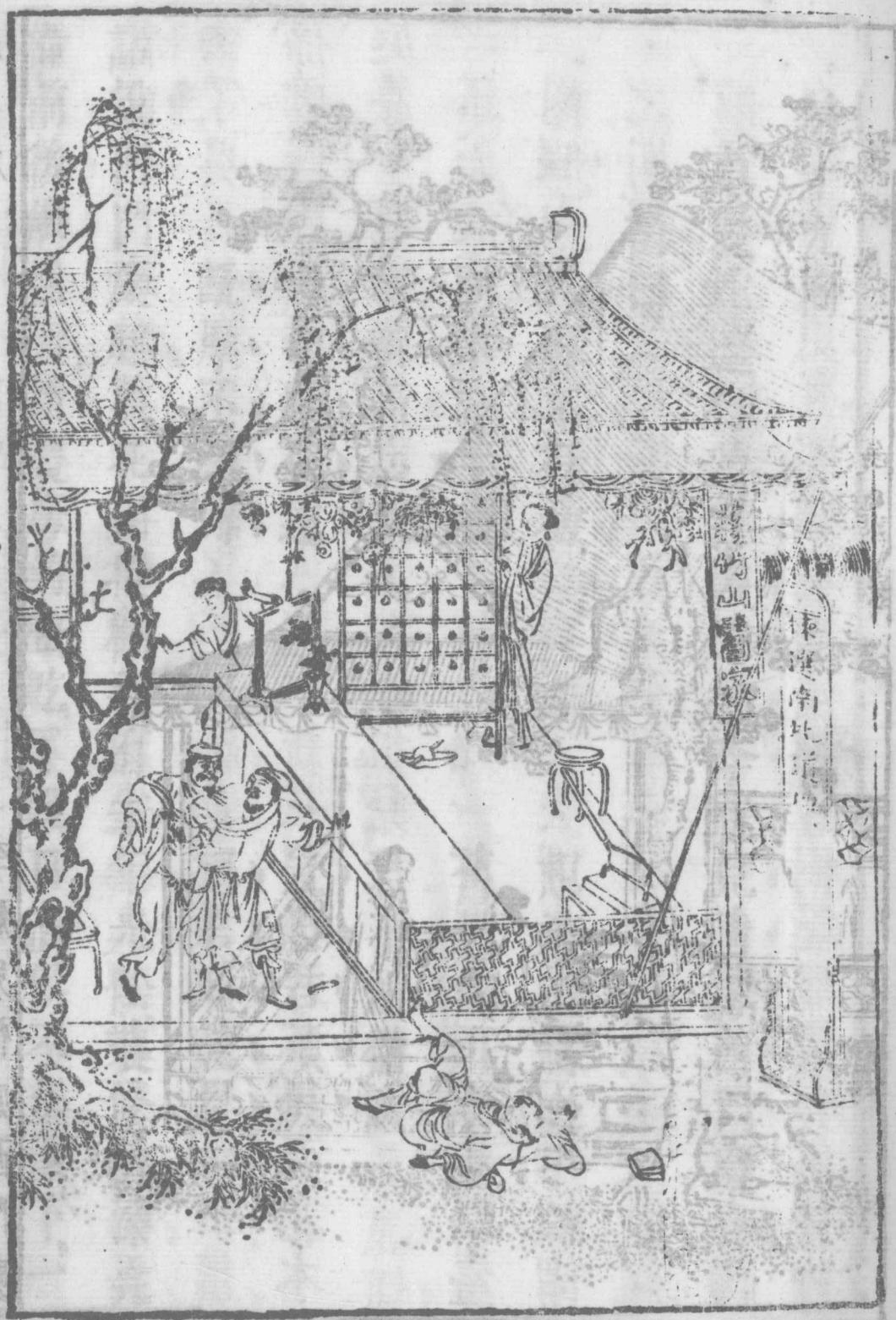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七册



東進南北道



第十九回

草裡蛇還打蔣竹山

金瓶梅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第十九回

草裏蛇還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詩曰

游離山人靡不有初公高而不失想君能終之不變

五年朋友別來歷年歲去猶當共一舊恩何可期

重新而忘故

君子所猶譏

紅雲娘大寄身雖在遠人聞了滌耳豈忘君須臾面芙蓉

去不與月既厚不爲薄

想君時見思

話說西門慶起蓋花園捲棚約有半年光陰裝修油漆完備前後煥然一新慶房的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

日八月初旬與夏提刑做生日，在新買庄上擺酒，叫了四箇唱的，一起樂工，雜耍步戲，西門慶從巳牌時分就騎馬去了。吳月娘在家整置了酒餚細菓，約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大姐、潘金蓮衆人，開了新花園門遊賞，裡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好座花園。但見：

正面丈五高，週圍二十板，當先一座門樓，四下幾間臺榭，假山真水，翠竹蒼松，高而不尖，謂之臺，巍而不峻，謂之榭。四時賞玩，各有風光。春賞燕遊堂，桃李爭妍；夏賞臨溪館，荷蓮鬪彩；秋賞疊翠樓，黃菊舒金；冬賞藏春閣，白梅橫玉。更有那嬌花籠淺徑，芳樹壓雕欄，弄風楊柳。

縱蛾眉帶雨海棠陪嫩臉燕遊堂前燈光花似開不開  
藏春閣後白銀杏半放不放湖山側畔綵金錢寶檻邊  
初生石筍翩翩紫燕穿簾幙壁壁黃鶯度翠陰也有那  
月窓雪洞也有那水閣風亭木香棚與茶榦架相連千  
葉桃與三春柳作對松墻竹徑曲水方池映堵蕉棕向  
日葵榴遊魚藻內驚人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  
菩薩面荔枝擎出鬼王頭

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携手遊芳徑之中或鬪草坐  
香茵之上一箇臨軒割景戲將紅豆擲金鱗一箇伏檻觀  
花笑把羅紈驚粉蝶月娘于是走在一箇最高亭子上名

處二月  
庚午

喚臥雲亭和孟玉樓李嬌兒下棋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雪娥都在玩花樓望下觀看見樓前牡丹花畔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又有耐寒君子竹欺雪大夫松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嬌兒對席兩邊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西門大姐各依序而坐月娘道我忘了請○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姑夫來不一時敬濟來到頭上天青羅帽身穿紫綾深衣脚下粉頭皂靴向前作揖就在大姐跟前坐下傅孟換盞吃了一回酒吳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下棋孫雪娥與孟玉樓却上樓觀

罵得狠甚  
却义情甚  
真千金不能移易一字

看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不妨敬濟悄悄在他背後戲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忽下，心不定，有些走滾，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了他一眼，罵道：賊短命人！聽着，你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那敬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摟他親嘴，被婦人順手只一推，把小夥兒推了一交，却不想玉樓在玩花樓遠遠瞧見，叫道：五姐，你走這裡來？我和你說話。金蓮方纔撇了敬濟，上樓去了。原來兩箇蝴蝶到沒曾捉得住，到訂了燕約鶯期，則做了蜂鬚花嘴。正是：

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沒處尋。

敬濟見婦人去了，默默歸房，心中快然不樂。口占折桂令一詞，以遣其悶。

我見他斜戴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前日相逢今日相逢，似有情私未見。情私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本是不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又相思。

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庄子上吃了酒回家，打南瓦子巷裏頭過。平昔在三街兩巷行走，搗子們都認的。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爲光棍。內中有兩箇，一名草裡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

受西門慶貲助，乃鷄竊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箇在那裡要錢，就勒住馬，上前說話。二人連忙走到跟前，打箇半跪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裡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庄上請我們吃了酒來。我有一樁事央煩你們，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沒的說。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有使令，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分付你二人道。那裡等到明日，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兒便了。因在馬上，捲起衣底順袋中

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箇。拿。去。打。酒。  
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晉。華。那。肯。接。說。道。小。  
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教。俺。兩。箇。往。東。洋。大。海。  
裡。拔。蒼。龍。頭。上。角。西。華。岳。山。中。取。猛。虎。口。中。牙。便。去。不。的。  
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箇。銀。兩。小。人。斷。不。敢。領。西。門。慶。  
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教。玳。安。接。了。銀。子。打。馬。就。走。  
又。被。張。勝。攔。住。說。曾。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恰。  
似。咱。每。推。脱。的。一。般。一。面。接。了。銀。子。扒。到。地。下。磕。了。頭。說。  
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大。官。人。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夏。

彼此俱不  
說破如何  
出氣場有

老爹那裡答應就勾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箇不打緊，後來西門慶果然把張勝送在守備府做了箇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提。那兩箇搗子得了銀子，依舊要錢去了。西門慶騎馬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衆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捲棚內看收家活。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園裡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伙，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裡做甚麼來？金蓮笑道：俺們今日和大姐姐開門看了看，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夏大人費心，庄子上叫了四箇唱的，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說道：你沒酒，教丫頭看酒。

來你吃。西門慶分付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坐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襟衫兒，五色綢紗眉子，下着白碾光絹挑線裏兒，裏邊大紅段子白綾高底鞋兒，頭上銀絲鬏髻，金鑲分心翠梅鈿兒，雲鬟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得紅馥馥朱唇白膩膩粉臉。不覺淫心輒起，攏着他兩隻手兒摟抱在一處親嘴。不一時春梅篩上酒來，兩箇一遜一口兒飲酒咂舌。婦人一面摳起裏子，坐在身上，噙酒哺在他口裡。然後纖手拈了一箇鮮蓮蓬子與他吃。  
西門慶道：滋刺刺的吃他做甚麼？婦人道：我的兒，你就吊俗甚。

了造化了娘手裡拿的東西兒你不吃又口中噙了一粒。  
鮮核桃仁兒送與他纔罷了西門慶又要玩弄婦人的胸  
乳婦人一面攤開羅衫露出美玉無瑕香馥馥的酥胸緊  
就就的香乳揣摸良久用口呡之彼此調笑曲盡于飛西  
門慶乘着歡喜向婦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  
你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鋪到明日營情教他臉  
上開藥子鋪出來婦人便問怎麼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  
門外撞遇魯張二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箇  
衆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又問這蔣太醫不是常來  
咱家看病的麼我見他且是謙恭見了人把頭兒只低着

鍾情文墨  
人爲甚情  
全蓮本題

耳

金蓮本題

耳

可○憐○見○兒○的○你○這○等○做○作○他○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  
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脚○哩○婦○人○道○汙○邪○的○油○嘴○他○  
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脚○我○不○信○他○一○箇○文○墨○人○見○也○幹○這○  
箇○營○生○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就○悞○了○勾○當○卑○愛○外○賤○  
老成○內○藏○奸○詐○兩○箇○說○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拾○了○家○活○  
歸○房○宿○歇○不○在○話○下○却○說○李○瓶○兒○招○贊○了○蔣○竹○山○約○兩○月○  
光○景○初○時○蔣○竹○山○最○婦○人○喜○歡○修○合○了○些○戲○藥○買○了○些○景○  
東○人○事○美○女○相○思○套○之○類○實○指○望○打○動○婦○人○不○想○婦○人○在○  
憎○惡○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碎○丢○吊○了○又○

無真本事  
人情世計  
此沒趣

話語淫甚  
罵竹山道  
所以自馬  
妙甚

羅致情景  
宛然

說你本蝦鱠腰裡無力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箇中看不中吃臘鎗頭死忘八常被婦人半夜三更赶到前邊鋪子裡睡于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進房每日瞎聒着筭帳查筭本錢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走在舖子小櫃裏坐的只見兩箇人進來吃的浪浪蹠蹠楞楞睜睜走在櫈子上坐下先是一箇問道你這舖中有狗黃沒有竹山笑道休要作戲只有牛黃那有狗黃又問沒有狗黃你有冰灰也罷拿來我瞧我要買你幾兩竹山道生藥行止有冰片是南海波斯國地道出的那討冰灰來那一箇說道你休問他量他纔開了幾日

鋪子那裡有這兩樁藥材只與他說正經話罷。蔣二哥你休推睡裡夢裡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本利也該許多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剛纔進門就先問你要你在人家招贅了初開了這箇鋪子恐怕喪了你行止顯的俺們沒陰隲了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教你認範你不認範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聽了嚇了箇立睜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那人道你沒借銀却問你討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蛋快休說此話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識如何來問我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差了自古於官不貧賴債不

富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串鈴見賣膏藥也虧了這位魯  
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這田地來這箇人道我便姓魯○名○妙○自○四○破○姓○  
做魯華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  
四十八兩少不的還我竹山慌道我那裡借你銀子來就  
借你銀子也有文書保人張勝道我張勝就是保人因向  
袖中取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臉曬查也似黃  
了罵道好殺才狗男女你是那里搗子走來謊詐我魯華  
聽了心中大怒隔着小櫃颶的一拳去早飛到竹山西門  
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邊一面把架上藥林撒了一街竹  
山大罵好賊搗子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因呌天福見來

帮助。被魯華一腳踢過一邊，那里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攔住魯華手，勸道：「魯大哥，你多日子也耽待了，再寬他兩日兒，教他湊過與你便了。」蔣二哥：「怎麼說？」竹山道：「我幾時借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慢慢好講。」如何這等撒野？張勝道：「蔣二哥，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回過味來了。你若好好早這般，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是話，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聽了道：「氣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借他甚麼錢來？」張勝道：「你又吃了早酒了，不提防魯華又是一拳，仰八叉跌了一交，險不倒栽入洋溝。」

裡將髮散開，巾幘都污濁了。竹山大呌青天白日起來，被保甲上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瓶兒在房中聽見外邊人嚷，走來簾下聽覷，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箇立睡，使出馮媽媽來，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關閉了門戶，家中坐的，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卽差人分付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這里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提刑陞廳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蕙，如何借了曾華銀子不還，反行毆打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人通不認的此人，並沒借他銀子。小人以理分說，他反不容，亂行踢打。」

把小人貨物都搶了、夏提刑便叫魯華、你怎麼說、魯華道、  
他原借小的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延挨不還、小的今  
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做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  
辱罵小的、說小的搶奪他的貨物、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  
在此、這張勝就是保人、望爺察情、一面懷中取出文契遞  
上去、夏提刑展開觀看、寫着、

立借票人蔣文蕙、係本縣醫生、爲因妻喪、無錢發送、憑  
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  
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不致少欠、恐後無憑、立此借票、

存照

咬文嚼字  
人會賴債  
天下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道：「可又來見有保人借票還這等抵賴！看這廝咬文嚼字模樣，就像箇賴債的！」喝令左右選大板拿下去，着實打當下三四十箇人。不繇分說，拖番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大板，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一面差兩箇公人拿着日牌，押蔣竹山到家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然帶回衙門收監。那蔣竹山打的兩腿刺八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兒，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又被婦人曬在臉上罵道：「沒羞的忘八！你遞甚麼銀子在我手裡？」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忘八砍了頭，是箇債樁，就瞎了眼，也不嫁你。這中看不中吃的忘八！那四箇人聽見屋裡

裏邊哀告婦人，直蹶兒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說道：「你只當○此○是○竹○山○長○枝○。」

積陰隲，四山五舍，齋佛布施，這三十兩銀子罷，不與這一

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罷了，婦人不得

還是好人

巴，拿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當官交與魯華，扯碎了文書。

方纔完事，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逕到西門慶家回話，西門慶留在捲棚下，管待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了

一遍，西門慶滿心大喜說：「二位出了我這口氣，足勾了，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與西門慶，那里肯收，你二人

收去買壺酒吃，就是我醉謝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  
臨起身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自行要錢去了。正是、  
常將壓善欺良意。 權作尤雲殢雨心。

却說蔣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歸到家中，婦人那裡容他  
住，說道：只當奴害了汗病，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藥  
吃了，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時，連我這兩間房子  
尚且不勾你還人。這蔣竹山○晚○矣○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  
着兩腿疼，自去另尋房兒，但是婦人也是好人本錢置的貨物，都留  
下，把他原舊的藥材藥碾、藥篩藥箱之物，卽時催他搬去，  
兩箇就開交了。臨出門，婦人還使馮媽、媽昏了一盆水，趕

着潑去說道：‘喜得冤家離眼睛，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這  
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心中甚  
是懊悔。每日茶飯慵餐，娥眉懶畫，把門兒倚遍，眼見望穿。  
白盼不見一箇人見來。正是：

枕上言猶在

于今恩愛渝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冤

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  
看見婦人大門關着，藥鋪不開，靜落落的歸來告訴與西  
門慶。西門慶道：‘想必那矮忘八打重了，在屋裡睡哩。會勝  
也得半箇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了。一日八

月十五日、吳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  
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逕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分  
付玳安早回馬去罷、晚上來接我、旋邀了應伯爵謝希大  
來打雙陸、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妹兩箇陪侍勸酒、良久都  
出來院子內投壺耍子、玳安約至日西時分勒馬來接西  
門慶正在後邊出恭見了玳安問道家中無事、玳安道家  
中沒事、大廳上堂客都散了、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衆人  
大娘邀的後邊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瓶兒面皮老甚那里使了老馮  
與大娘送生日禮來、四盤羨菓、兩盤壽桃麵、一疋尺頭、又  
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說爹不在

○月○娘○有○

辭亦著

○主○意○也○沒○曾○請○去○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裡○吃○酒○來○玳○安○道○剛○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說○不○吃○酒○強○說○着○叫○小○的○吃了○兩○鍾○就○臉○紅○起○來○如○今○二○娘○到○悔○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爹○說○爹○還○不○信○從○那○日○提○刑○所○出○來○就○把○蔣○太○醫○打○發○去○了○二○娘○甚○是○懊○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瘦○了○好○些○兒○央○及○小○的好○反○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爹○若○吐○了○口○見○還○教○小○的○回○他○一○聲○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罷○了○又○來○纏○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閒○去○你○對○他○說○甚○麼○下○茶○下○禮○揀○箇○好○日○子○擡○了○那○淫○婦○來○罷○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又○喜○却○又○不○敢○再○緩○妙○于○言○

里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畫童兒這里伺候爹  
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這玳安出了院門一直  
走到李瓶兒那里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說道好哥  
哥今日多累你對爹說成就了此事于是親自厨下整理  
蔬菜管待玳安說道你二娘這里沒人明日好歹你來幫  
扶天福兒着人搬家伙過去次日催了五六副扛整擡運  
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都堆在新蓋的玩花樓  
上擇了八月二十日一頂大轎一疋段子紅四對燈籠派  
定玳安平安畫童來興四箇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  
過門婦人打發兩箇丫鬟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

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西門慶那日不往那里去。在家新捲棚內深衣幅巾坐的、單等婦人進門。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箇人出去迎接。孟玉樓走來上房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快他爹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箇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半晌于是輕移蓮步款款湘裳出來迎接。婦人抱着寶瓶徑往他那邊新房裡去了。迎春綉春兩箇丫鬟又早在房中鋪陳停當。單等西門

慶晚夕進房、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不進他房去、到

次日叫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裡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

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徃他

房裡去、頭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蓮房中、金蓮道、他是箇新

人兒、纔來頭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知淫婦

有些眼裡火等我奈何他兩日、慢慢的進去、到了三日打

發堂客散了、西門慶又不進他房中、徃後邊孟玉樓房裡

熟人一處  
冷局便亂

歇去了、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

發兩箇丫鬟睡了、飽哭了一場、可憐走到床上、用腳帶吊

頸、懸梁自縊、正是

連理未諳鴛帳底      寥冤先到九重泉

兩箇丫鬟睡了一覺醒來見燈光昏暗起來剔燈猛見床上婦人吊着嚇慌了手脚忙走出隔壁叫春梅說俺娘上吊哩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見婦人穿一身大紅衣裳直掇掇吊在床頭連忙和春梅把腳帶割斷解救下來過了半日吐了一口清涎方纔甦醒卽叫春梅後邊快請你爹來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你要將他來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裡去惹他心中不惱麼恰似俺們把這椿事放在頭裡一般頭上末下就讓不得這一夜兒西門慶道待過三日見我去了你不

知道淫婦有些吃着碗裡看着鍋裡想起來、你惱不過我。  
未曾你漢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麼話兒沒告訴我臨了  
招進蔣太醫去我不如那廝今日却怎的又尋將我來玉  
樓道你惱的是他也吃人騙了正說話間忽一片聲打儀  
門玉樓使蘭香問說是春梅來請爹六娘在房裡上吊哩。  
慌的玉樓攏掇西門慶不迭便道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  
走你不依只當弄出事來于是打着燈籠走來前邊看視  
落後吳月娘李嬌兒聽見都起來到他房中見金蓮摟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姜湯兒沒有金蓮道我救  
下來時就灌了些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

出聲。月娘衆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睡下，各歸房歇息。次日晌午前後，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西門慶向李嬌兒衆人說道：「你們休信那潘婦裝死兒嚇人，我手哩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到房裡去親看着他上箇吊兒。我瞧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賊潘婦。不知把我當誰哩！」衆人見他這般說，都替李瓶兒捏着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他房去了。玉樓金蓮分付春梅把門關了，不許一箇人來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着且說西門慶見他睡在床上，倒着身子哭泣。見他進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幾分不悅。先把兩箇丫頭都趕去，空房裡住了。西門慶

走來椅子上坐下。指着婦人罵道：「淫婦！你既然虧心，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忘八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甚麼緣故流那秘尿怎的？我自來不曾見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箇吊兒，我瞧，于是拿一條繩子丟在他面前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西門慶是打老婆的班頭，降婦女的領袖，思量我那世裡晦氣，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裡來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這

時二轉念  
寫出瓶兒之淺

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床來脫了衣裳跪着。婦人只顧延挨不脫，被西門慶拖番在床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戰兢跪在地平。

雖瓶兒自取然亦非情人舉止

始終無一  
巧言辦兒  
畢竟老實  
使金蓮當  
此定另有  
一番妙舌  
矣

上。西門慶坐着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說教。你畧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廝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那矮忘八有甚麼起解。你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鋪子在我眼皮子跟前要擰我的買賣婦人道奴不說的悔也是遲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朝思暮想奴想的心斜了後邊喬皇親花園裏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我精髓到天明鷄叫就去了你不信只要問老馮兩箇丫頭便知後來看看把奴攝得至死纔請這蔣太醫來看奴就像吊在麵糊盆內一般吃那廝局騙了說你家中有事上

東京去了。奴不得已纔幹下這條路。誰知這廝斫了頭是箇債樁。被人打上門來。經動官府。奴忿氣吞聲。丢了幾兩銀子吃。奴卽時攢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虛心語。叫他寫狀子告我。收着你許多東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婦人道。你可是沒的說。奴那里有這話。就把奴身子爛化了。西門慶道。就算有。我也不怕。你說你有錢。快轉換漢子。我手裡容。你不得。我實對你說罷。前者打太醫那兩箇人。是如此這般。使的手段。只畧施小計。教那廝疾走無門。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掛了。到官弄倒一箇田地。婦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術兒。還是可憐見奴。若弄到那無人烟之處。就是

死罷了。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了些來了。又問道：「淫婦○

又自已出路

你過來我問你。我比蔣太醫那廝誰強？婦人道：「他拿甚麼○

來比你？你是箇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

十九地之下。休說你這等爲人上之人，只你每日吃用稀○

奇之物○

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曾看見哩！他拿甚麼來比你？○

莫要說他就是花子。虛在日若是比得上你時，奴也不恁○

般貪！你了你就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

夜只是想你。自這一句話把西門慶舊情兜起，歡喜無盡○

卽丢了鞭子，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穿了衣裳，摟在懷裡○

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廝！他見甚麼碟兒？天來大○」

即叫春梅快放桌兒後邊取酒菜兒來正是東邊日出西  
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有詩爲証

碧玉破瓜時

郎爲情顛倒

感君不羞報

回身就郎抱

是。這。是。首。天。他。是。壞。碑。他。在。三。十。三。天。之。上。他。是。  
這。是。地。之。下。你。是。舊。這。等。禽。人。上。之。人。這。中。那。吃。用。辭。  
這。是。物。仙。在。世。幾。百。年。還。做。善。有。見。這。個。人。這。  
吳。豐。莫。他。能。是。在。子。虛。在。日。善。是。片。得。上。你。這。麼。  
飯。食。你。了。狼。每。不。善。兼。出。集。一。般。何。枝。惊。痕。母。板。謀。有。发。  
衣。只。是。想。的。不。王。好。瓜。想。話。把。西。門。痕。爲。補。頭。脚。板。謀。有。发。  
雨。能。要。無。甜。吐。香。都。有。始。終。這。來。家。上。承。案。接。在。裏。裡。  
相。傳。春。暖。她。这。景。只。發。懸。知。張。某。張。來。五。更。東。數。月。頭。頭。



第二十回

慶幫開邊奉開華筵

金瓶梅

孝子弟爭鋒毀花院



第二十回

傻幫閒趨奉閑華筵

癡子弟爭鋒毀花院

詞曰

步花徑，闌干狹。防人覲，常驚嚇。荆刺扒裙釵，倒閉在荼蘼架。勾引嫩枝呴啞，討歸路。尋空鑽，被舊家巢燕，引入窓紗。

右調歸洞仙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柔情軟語，感觸的回嗔作喜，拉他起來，穿上衣裳，兩箇相摶相抱，極盡綢繆，一面令春梅進房放桌兒，後邊取酒去。且說金蓮和玉樓從西

四字銷盡  
古今多少  
英雄氣骨

金瓶梅  
門慶進他房中去，站在角門首竊聽消息。他這邊門又閉着，止春梅一人在院子裡伺候。金蓮同玉樓兩箇打門縫兒，往裡張覷，只見房中掌着燈燭，裡邊說話，都聽不見。金蓮道：「俺到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他倒聽的伶俐。」那春梅在窓下潛聽了一回，又走過來。金蓮悄悄問他房中怎的動靜。春梅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他不脫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子。金蓮問道：「打了他，他脫了不曾？」春梅道：「他見爹惱了，纔慌了，就脫了衣裳，跪在地下。」爹如今問他話哩？」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去罷。」拉金蓮來西角門首。此時是八月二十頭。  
○寫○出○玉○壁○曉○小

月色纔上來。兩箇站立在黑頭裡。一處說話。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潘金蓮向玉樓道。我的姐姐只說好食菓子。一心只要來這裡頭見。沒過動下馬威。早討了這幾下。在身上。俺這箇好不順臉的貨見。你若順順見他。倒罷了。屬扭孤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想着先前吃小婦奴才厭。枉造舌。我陪下十二分小心。還吃他奈何得我。那等哭哩。姐姐你來了幾時。還不知他性格哩。二人正說話之間。只聽開的角門响。春梅出來。一直逕後邊走。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問道。小肉見那去。春梅笑着只顧走。金蓮道。恠小肉見你過來。我問你話。慌走怎的。那春

梅方纔立住了脚，方說他哭着割俺爹說了許多話。爹喜  
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桌兒。如今往後邊  
取酒去。金蓮聽了，向玉樓說道：「賊沒廉耻的貨！」頭裡那等  
雷聲大、雨點小，打哩亂哩。及到其間，也不怎麼的。我猜也  
○又○從○經○處○着○想○妙○甚○  
沒的想。管情取了酒來，教他遞。賊小肉兒沒他房裡丫頭  
你替他取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未秘聲浪穎。  
我又聽不上。春梅道：「爹使我管我事。」于是笑嘻嘻去了。金  
蓮道：「俺這小肉兒正經使着他，死了一般懶待動。」若幹  
○又○爲○春○海○洗○發○  
猫兒頭差事，鑽頭見縫幹辦了要去。去的那快，現他房裡  
兩箇丫頭，你替他走管你腿事。賣蘿蔔的跟着鹽担子走。

好箇閒嘈心的小肉兒。玉樓道：可不怎的。俺大丫頭蘭香。  
我正使他做活兒，他便有要沒緊的。爹使他行鬼頭兒，聽  
人的话兒。你看他走的那快。正說着，只見玉簫自後邊躉  
地走來，便道：三娘還在這里？我來接你來了。玉樓道：恆狗  
又映粗小  
肉，又映粗小謊我一跳。因問你娘知道你來不曾。玉簫道：我打發娘  
睡下這一日了。我來前邊瞧瞧，剛纔看見春梅後邊要酒  
菓去了。因問俺爹到他屋裡，怎樣箇動靜兒。金蓮接過來  
伸着手道：進他屋裡去，齊頭妙語故事。玉簫又問玉樓，玉樓便  
一一對他說。玉簫道：三娘真箇教他脫了衣裳跪着打了。  
他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爹因他不跪，纔打他。玉簫道：帶

着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虧他那瑩白的皮肉見上怎  
麼挨得。玉樓笑道：「惟小狗肉見你倒替古人耽憂。」正說着  
只見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逕往李瓶兒那邊去。金  
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聽見幹恁勾當，見雲端裡老鼠  
天生的耗，分付快送了來，教他家丫頭伺候去，你不要管  
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一面把酒  
菜擺在桌上就出來了。只是綉春迎春在房答應，玉樓金  
蓮叫春梅關上角門歸進房來，獨自宿歇，不在話下。正是

可惜團圓今夜月

清光咫尺别人圓

不說金蓮獨宿，單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箇相憐相愛。飲酒說話，到半夜方纔被伸翡翠枕設鴛鴦。上床就寢，燈光掩映，不啻鏡中鸞鳳和鳴。香氣薰籠，好似花間蝴蝶對舞。正是今宵勝把銀缸照，祇恐相逢是夢中。有詞爲証。

淡畫眉兒斜插梳

不忻拈弄倩工夫

雲窓霧閣深深許

蕙性蘭心款款呼

相憐愛惜倩人扶

神仙標格世間無

從今罷却相思調

美滿恩情錦不如

兩箇睡到次日飯時，李瓶兒恰待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春後邊拿將飯來。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了半盞兒。

又教迎春將昨日剩的金華酒篩來拿。僕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碗子，方纔洗臉梳粧。一面開箱子，打點細軟首飾衣服，與西門慶過目。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應○與西門慶看，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件金鑲鴉青帽頂子，說是過世老公子的。起下來上等子秤四錢八分重。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替他做一對墜子。又拿出一頂金絲鬏髻，重九兩。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衆人，有這鬏髻沒有。西門慶道：他們銀絲鬏髻倒有兩三頂。只○口○角○妙○甚○沒編。這鬏髻婦人道：我不好帶出來的。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打一件金九鳳墊根兒。每箇鳳嘴，啞一溜珠兒。剩

忽又搆弄  
一春風情  
無限

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的金鑲玉觀音  
滿池嬌分心。西門慶收了。一面梳頭洗臉穿了衣服出門。  
李瓶兒又說道那邊房裡没人。你好歹委付箇人兒看守。  
替了小廝天福兒來家使喚。那老馮老行貨子、啻啻磕磕  
的獨自在那裡我又不放心。西門慶道我知道了。袖着鬏  
髻和帽頂子一直往外走。不防金蓮偏着頭站在東角門  
首。叫道哥你往那去。這咱纔出來。西門慶道我有勾當去。  
婦人道。惟行貨子。慌走怎的。我和你說話。那西門慶見他  
叫的緊。只得回來。被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子上。  
把他兩隻手拉着。說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惟火燎腿三寸。

貨那箇拿長鍋鏟吃了你慌往外捨的是些甚的你過來我且問你西門慶道罷麼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我有勾當哩等我回來說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袖子裡重重的一道是甚麼拿出來我瞧瞧西門慶道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進袖子裡就掏掏出一項金絲鬏髻來說道這○瞞得妙○偏細密○是他的鬏髻你拿那去西門慶道他問我知你每沒有說不好戴的教我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鬏髻多少重他要打甚麼西門慶道這鬏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一件照依上房娘的正面那一件五觀音滿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甸兒滿破使了

○偏曉得○

○偏曉得○

○偏曉得○

怕  
一昧嘴不  
讓人使人  
愛亦使人

画出  
要數禁  
詩全成部  
二八不歸

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大○姐○姐○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兩○六○錢○把○剩○下○的○好○反○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西○門○慶○道○滿○池○嬌○他○要○揭○實○枝○梗○的○金○蓮○道○就○是○揭○實○枝○梗○使○了○三○兩○金○子○滿○頂○了○還○落○他○二○三○兩○金○子○勾○打○箇○甸○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晉○愛○小○便○宜○兒○隨○處○也○指○箇○尖○兒○金○蓮○道○我○見○娘○說○的○話○你○好○反○記○着○你○不○替○我○打○將○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袖○了○鬚○髻○笑○着○出○門○金○蓮○戲○道○哥○見○你○幹○上○了○西○門○慶○道○我○怎○的○幹○上○了○金○蓮○道○你○既○不○幹○上○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要○打○着○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鬏○髻○來○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不○怕○你

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單只管胡說。說着往外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尋不着，只見平安來掀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緊等着哩。月娘半日纔說：我使他有勾當去了。原來月娘早辰分付下他，往王姑子菴裡送香油白米去了。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說娘使他有勾當去了。月娘罵道：呸！奴才隨你怎麼回去？平安慌的不敢言語，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衆人說道：我開口又說我多骨，不言語。我又鱉的慌，一箇人也拉刺將來了。那房子賣吊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麼？左右

二人不說  
話含氣情  
景偏在沒  
要沒緊處  
画出

有他家馮媽媽子，再派一箇沒老婆的小廝同在那里就

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巴巴叫來旺兩口子去。他媳

婦子七病八痛。一時病倒了。在那里誰扶侍他。玉樓便道。

伏○宋○蕙○蓮○

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箇一家之主。不爭你與他爹兩

箇不說話。就是俺每不好張主的。下邊孩子每也沒投奔

他爹。這兩日隔二騙三的也甚是沒意思。姐姐依俺每一

句話兒。與他爹笑開了罷。月娘道。孟三姐。你休要起這箇

意。我又不曾和他兩箇嚷鬧。他平白的使性兒。那怕他使

的那臉容。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他背地對人罵我不

賢良的淫婦。我怎的不賢良。如今聳七八箇在屋裡。纔知

金瓶梅  
貝文  
平文言  
參平經  
參野本  
虛令附  
辨口學  
四庫全書

目娘與西  
門慶相好  
時何等賢

患今稍冷  
落便有許多牢騷不

平之言可見處敗局

冷局之難

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情。說。好。話。幹。直。惹。人。嫌。我。當。初。說。  
着。攔。你。也。只。爲。好。來。你。旣。收。了。他。許。多。東。西。又。買。他。房。子。  
今。日。又。面。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喬。了。何。况。他。孝。服。不。  
滿。你。不。好。娶。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裡。把。圈。套。做。的。成。成。  
的。每。日。行。茶。過。水。只。瞞。我。一。箇。兒。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  
也。推。在。院。裡。歇。明。日。也。推。在。院。裡。歇。誰。想。他。只。當。把。箇。人。  
兒。歇。了。家。裡。來。端。的。好。在。院。裡。歇。他。自。吃。人。在。他。根。前。那。  
等。花。麗。狐。哨。喬。龍。畫。虎。的。兩。面。刀。哄。他。就。是。千。好。萬。好。了。  
似。俺。每。這。等。依。老。實。苦。口。良。言。着。他。理。你。理。兒。你。不理。我。  
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頭。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寡。在。這。

里隨我去。你每不要管他。幾句話說的玉樓衆人訕訕的良久。只見李瓶兒梳粧打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襟羅衫兒，翠益拖泥粧花羅袴，迎春抱着銀湯瓶，綉春拿着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衆人遞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落後，孫雪娥也來到都遞了茶，一處坐地。潘金蓮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過來與大姐下箇禮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和他爹好些時不說話，都爲你來俺，每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及央及大姐，教他兩箇老公婆笑開了罷。李瓶兒道：「姐姐吩咐奴知道，于是向月娘面前挿燭也似磕了四箇頭。月娘道：「李大姐，

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每不要來攬掇我。已是賭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兒哩。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金蓮在旁拿把抿子，與李瓶兒抿頭。見他頭上戴着一副金玲瓏草虫兒頭面，并金累絲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碎草虫頭面，有些孤頭髮。不如○○大○○甚○○姐姐戴的金觀音滿池嬌是揭實枝梗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落後小玉、玉簫來遞茶，都亂戲他。先是玉簫問道：六娘，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李瓶兒道：先在惜薪司掌廠。玉簫笑道：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得好柴！小玉又道：去

年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教你往東京去婦人不省說  
道他尋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  
玉簫又道你老人家鄉裡媽媽拜千佛昨日磕頭磕勾了  
小玉又說道昨日朝廷差四箇夜不收請你往口外和番  
端的有這話麼李瓶兒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說你老人家  
會叫的好達達把玉樓金蓮笑的不了月娘罵道恠臭  
肉每幹你那營生去只顧溪落他怎的于是把箇李瓶兒  
○勞○瓶○兒○禁○得○起○  
羞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  
回房去了良久西門慶進房來回他顧銀匠家打造生活  
就計較發東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酒少不的請請花

又急急挽  
回是瓶兒  
之爲人若  
金蓮則定  
要來旺去  
矣

大哥李瓶兒道他娘子三日來再三說了也罷你請他請罷李瓶兒又說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你這里再教一箇和天福兒輪着上宿就是不消叫旺官去罷上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去不的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卽叫平安分付你和天福兒兩箇輪一遙一日獅子街房子裡上宿不在言表不覺到二十五日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安排挿花筵席一起雜耍步戲四箇唱的李桂姐吳銀兒黃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就來了官客在捲棚內吃了茶等到齊了然後大廳上坐席頭一席花大舅吳大舅第二席吳二舅沈姨夫第三席應伯爵謝希大第四席祝寶念孫

天化第五席常峙節、吳典恩第六席雲理守、白賚光西門慶主位、其餘傳自新、賈第傳、女婿陳敬濟兩邊列坐、樂人撮弄雜耍數回、就是笑樂院本下去、李銘吳蕙兩箇小優上來彈唱、間着清吹、下去四箇唱的出來、筵外遞酒、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當斗膽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足見親厚之情、俺每不打緊花大尊親、并二位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爲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堪拜見、免了罷、謝希大道哥這話難說、當初有言在先、不爲嫂子、俺每怎麼兒來、何況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後做親、又不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

的西門慶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你不要笑俺每都拿着拜見錢在這里不白教他出來見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單管胡說吃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玳安來教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六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是你這小。狗。骨。禿。見。的。鬼。你。幾。時。往。後。邊。去。就。來。哄。我。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二爹二爹進去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徑好不好我走進去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孫獅狗好不利害倒沒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伯爵故意下席趕着玳安踢兩脚笑道好小狗骨禿見你傷的我好趁早與我後邊請去

請不將來打二十攔杆把衆人四箇唱的都笑了玳安走到下邊立着把眼只看着他爹不動身西門慶無法可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分付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見見罷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了西門慶進去然後纔把脚下人赶出去閂上儀門孟玉樓潘金蓮百方攢掇替他抿頭戴花翠打發他出來廳上鋪下錦毡綉毯四箇唱的都到後邊彈樂器導引前行麝蘭駁鬱絲竹和鳴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袍下着金枝線葉沙綠百花襯腰裡束着碧玉女帶腕上籠着金壓袖胸前纓落續紛裙邊環珮玎璫頭上珠翠堆盈鬓畔寶釵半卸粉面宜貼翠花鉢

湘裙越顯紅鴛小正是、

恍似姮娥離月殿

猶如神女到筵前

當下四箇唱的琵琶箏弦簇擁婦人、花枝招颺、綉帶飄飄、  
望上朝拜、恍的衆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却說孟玉樓、潘  
金蓮、李嬌兒、簇擁着月娘都在大廳軟壁後聽覲、聽見唱  
喜得功名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直至永團  
圓世世夫妻、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你聽唱的小老婆○輸耳○  
○跌○妙○今日不該唱這一套、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世世夫妻、把  
姐姐放到那裏、那月娘雖故好性兒、聽了這兩句、未免有  
幾分惱在心頭、又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見李瓶兒出

從曲中挑  
捉又聰明  
又微冷

大論語  
卷之三  
口角妙甚

來上拜恨。不得生出幾箇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嫂子  
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這  
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里有哥這樣大福。俺  
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因喚玳安兒快  
請你娘回房裡。只怕勞動着倒值了多的。吳月娘衆人聽  
了。罵扯淡輕嘴的四根子不絕。良久李瓶兒下來。四箇唱  
的。見他手裡有錢。都亂趨奉着他。娘長娘短替他拾花翠。  
疊衣裳。無所不至。月娘歸房。甚是不樂。只見玳安平安接  
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衣服。并人情禮盒。子盛着。拿到月  
娘房裡。月娘正眼也不看。罵道賊四根子。拿送到前頭就

是了。平白拿到我房裡來做甚麼。玳安道。爹分付拿到娘房裡來。月娘叫玉簾接了。掠在床上去。不一時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後邊來見月娘。月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與他哥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這里打攬。又多謝姐夫送了桌面去。到家對我說。你與姐夫兩下不說話。我執着要來勸你。不想姐夫今日又請姐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自古痴人畏婦。賢女畏夫。三從四德乃婦道之常。今後他行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的。好好先生纔顯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哉。

夫妻之間  
大倫所係  
乃以好好  
先生爲賢  
德可勝嘆

此數語必  
不可少不  
然則與路  
人何異

的姐姐。把我這窮官兒家了頭只當忘故了的算帳。你也  
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麼的罷。賊強人從幾時  
這等變心來。說着月娘就哭了。吳大舅道姐姐你這箇就  
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兩口兒好好的俺  
每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回。小玉拿茶來吃畢茶。只  
見前邊使小廝來請。吳大舅便作辭。月娘出來當下衆人  
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四箇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  
一方錉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回家自此西門慶連在  
瓶兒房裡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只有潘金蓮惱的要不  
的。背地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

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尚不知墮他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親厚尤密、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西門慶自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庄內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騾馬成群、奴僕成行、把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箇小廝、一名來安兒、一名棋童兒、把金蓮房中春梅、上房玉簫、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箇丫頭衣服首飾、粧束起來、在前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春梅琵琶、玉簫學箏、迎春學弦子、蘭香學

胡琴每日三茶六飯，管待李錦。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傅夥計、賁弟傳，開解當鋪。女婿陳敬濟只掌鑰匙，出入尋計、賁弟傳，只寫帳目，秤發貨物，傅夥計便督理生藥解當，兩箇舖子看銀色做買賣。潘金蓮這邊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廂成架子，閣解當庫衣服首飾、古董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當許多銀子出門。陳敬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查點出入銀錢，收放寫箋皆精。西門慶見了，喜歡的要不的一日在前廳與他同桌兒吃飯，說道：姐夫，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

托了，常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婿。我若久後沒出這分兒家，當都是你兩口兒的。那敬濟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裏父母遠離，投在爹娘這里。蒙爹娘擡舉，莫大之恩生死難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耽待便了，豈敢非望。西門慶聽見他說話兒聰明乖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教他寫。但凡人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少不的他。誰知這小夥兒，綿裡之針、肉裡之刺。

常向綉簾窺賈玉

每從綺閣竊韓香

光陰似箭，不覺又是十一月下旬。西門慶在常峙節家會

茶散的早，未掌燈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三箇  
並馬而行，剛出了門，只見天上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  
飄下一天雪花來。應伯爵便道：「哥咱這時候就家去，家裡  
也不收。」我每許久不曾進裡邊看看桂姐，今日趁着落雪  
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望他望去，祝實念道：「應二哥說的  
是。你每月風雨不阻，出二十銀子包錢包着他，你不去，落  
的他自在。」西門慶吃三人一言一句，說的把馬逕往  
東街勾欄來了。來到李桂姐家，已是天氣將晚，只見客位  
裡掌着燈，丫頭正掃地。老媽并李桂卿出來，見畢禮，上面  
列四張交椅，四人坐下。老虔婆便道：「前者桂姐在宅裡來

晚了、多有打攬、又多謝六娘賞汗巾花翠、西門慶道、那日空過他、我恐怕晚了他們、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說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丫鬟就安放桌兒、設放案酒、西門慶道怎麼桂姐不見、虔婆道、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不見姐夫來、今日是他五姨媽生日、拿轎子接了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原來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紬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號丁雙橋、販了千兩銀子、紬絹在客店裡、瞞着他父親來院中闕頭上拿十兩銀子、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一連歇了兩夜、適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

此書妙在  
處二破敗  
寫出世情  
之假

西門慶到老虔婆忙教桂姐陪他到後邊第三層一間僻靜小房坐去了。當下西門慶聽信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媽快看酒來。俺每慢慢等他。這老虔婆在下面一力攞掇酒餚蔬菜齊上。須臾堆滿桌席。李桂卿不免箏排雁柱歌按新腔。衆人席上猜枚行令。正飲酒時。不妨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也是合當有事。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窓下偷眼觀覷。正見李桂姐在房內陪着一箇戴方巾的蠻子飲酒。繇不的心頭火起。走到前邊一手把吃酒桌子掀翻。碟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平安、玳安、畫童、琴童四箇小廝上來。把李家門窓戶

壁床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採出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內。那丁二官又是箇小膽之人見外邊嚷鬪起來慌的藏在裡間床底下只呌桂姐救命桂姐道呸好不好還有媽哩這是俺院中人家常有的不妨事隨他發作呌嚷你只休要出來老虔婆見西門慶打的不相模樣還要架橋兒說謊上前分辨西門慶那裡還聽他只是氣狠狠呼喝小廝亂打險些不曾把李老媽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三人死勸活喇喇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鬧了一場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裏上馬回家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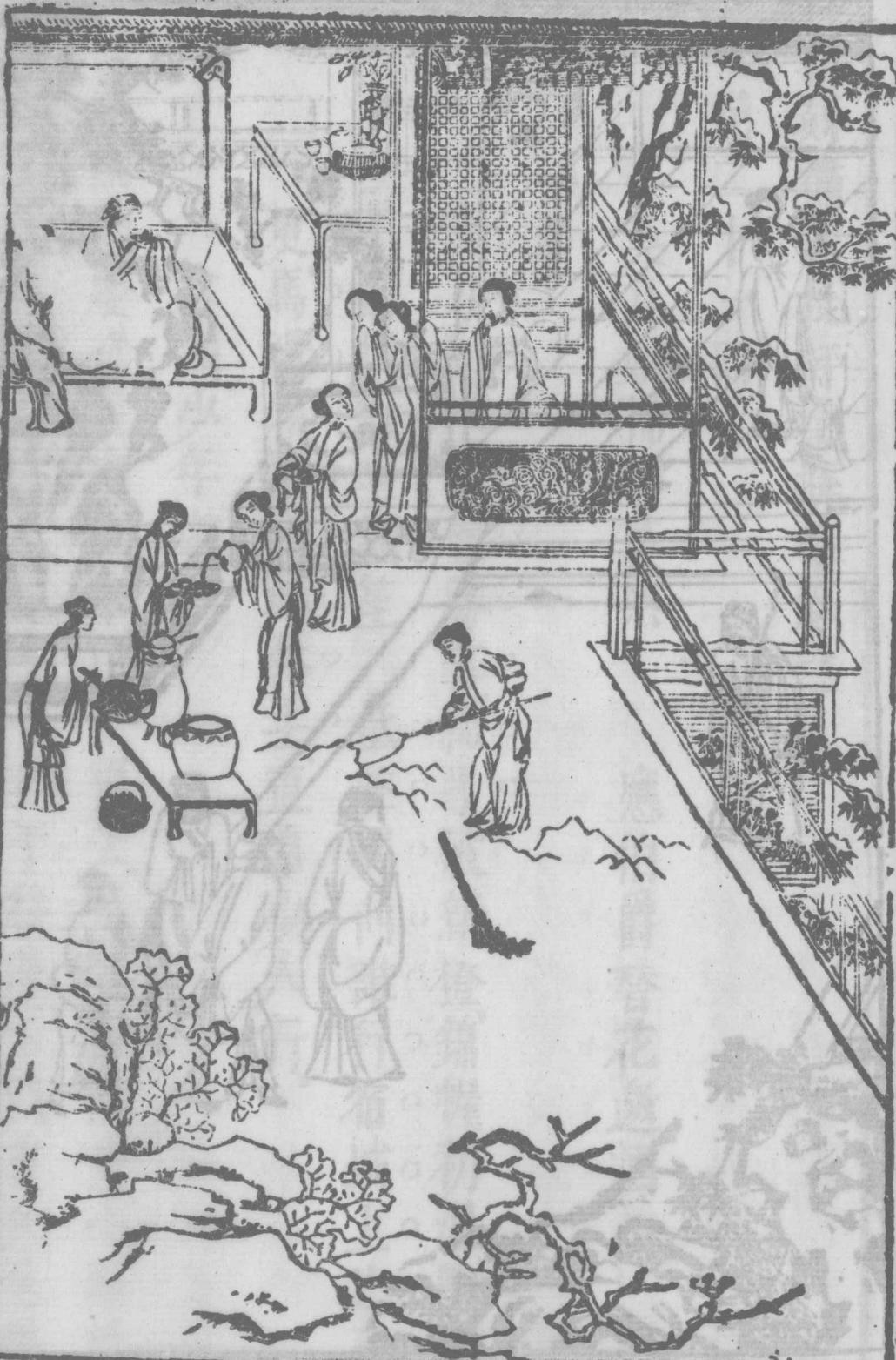
宿盡閒花萬萬千

不如歸去伴妻眠

雖然枕上無情趣

睡到天明不要錢

了。一言未是，說到這裏，又見他說起  
本來的處，說着說着，問底處，不只說出姐姐，又說道：「這人不  
好，還有媽哩，這是後院中人，家裡有個小廝，專隨着他，故作  
對。」說着，只休要說出來，後院裏，門戶，全相與他，這裏  
要來，他兄弟說着，到分房西門慶，趕着說他，只是這裏  
很口喝，小廝亂打嘴，不曾把事說清，打處，多說些，說  
得口渴，雖然咬土，無計可施，他，倒睡天明，不要說，西門慶  
也睡了，直到次日，方將他叫醒，不敢說失去翁妻，那正是



應伯爵簪花邀酒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五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邀酒

詞曰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烟  
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  
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自少人行。

右調少年遊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廝叩  
開門、下了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于後邊儀門首、只見儀

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門慶心內暗道：「此必有蹊  
○心○方○立○得○住○脚○」于是潛身立于儀門內粉壁前，悄悄聽覲。只見小玉出  
來穿廊下放桌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以  
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保佑夫主。早早回心西  
門慶還不知，只見小玉放畢香，桌兒少頃月娘整衣出來。  
向天井內滿爐炷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  
西門奈因夫主留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  
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托。是以發  
心每夜于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佑見夫早早回心，棄  
却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爲終  
○此○尤○人○情○所○難○」

身之計乃妾之素願也。正是、

私出房櫳夜氣清  
二庭香霧雪微明

拜天訴盡衷腸事  
無限徘徊獨自惺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不覺滿心慚感。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他一篇都是爲我的心，還是正經夫妻。忍不住從粉壁前扒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不防是他大雪裡來到，嚇了一跳，就要推開往屋裡走。被西門慶雙關抱住，說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也不曉的你一片好心，都是爲我的。一向錯見了，丟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裡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

此正好德時忽又擇入好色畢竟德不勝色可嘆可嘆

裡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爲你的來  
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西門  
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綃  
紬對衿襖兒軟黃裙子頭上戴着貂鼠臥兔兒金滿池嬌  
分心越顯出他

不第

粉粧玉琢銀盆臉

蟬髻鴉鬟楚岫雲

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深深作了個揖說道我  
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之好意正是有  
眼不識荆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方知君子千萬饒  
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人兒凡事投不

自得

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裡自生自活。你休要理他。我這屋裡也難安放你，趁早與我出去。我不着一頭攏你。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雪來家，逕來告訴你。月娘道：怎氣不惹氣？休對我說。我不管你。望着管你的人去說。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就折疊腿，蒙矮子跪在地下，殺雞扯膀口裡姐姐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恁涎臉，皮的！我叫丫頭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小玉進來，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張香桌兒還不收進來？小玉道：香桌兒頭裡已收進來了。月娘忍不住笑道：沒羞的貨！丫頭根前。

弄一笑作  
叔頭何等  
風韻

也調個謊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央及月娘道不  
看世人面上、一百年不理纔好、說畢方纔和他坐在一處  
教玉簫捧茶與他吃、西門慶因把今日當家會茶散後同  
邀伯爵到李家、如何囉唣告訴一遍、如今賭了誓、再不踏  
院門了、月娘道、你端不端、不在于我、你拿响金白銀包着  
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個漢子、養漢老婆的營生、你  
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他、也怎的、西門  
慶道、你說的是、于是打發丫鬟出去、脫衣上牀、要與月娘  
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撈食兒吃、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  
○妙○妙○上○公○舊○月○是○話○就勾了、要思想別的事、却不能勾、西門慶把那話露將

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你氣的他中風不語了。大睜着眼兒說不出話來。月娘罵道。好個汗邪的貨。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西門慶不繇分說。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膊上。那話插入牝中。一任其鴛態蝶採。殢兩尤雲。未肯卽休。正是得多少。

海棠枝上鶯梭急      翡翠梁間燕語頻

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麝蘭半吐。脂香滿唇。西門慶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達。月娘亦低聲。婢八字魂銷。帷瞻枕。態有餘妍。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兩意雲情。並頭交頸而睡。正是

亂髮雙橫興已饒

情濃猶復厭通宵

晚來獨向粧臺立

淡淡春山不用描

當夜夫妻交歡不題。却表次日清晨，孟玉樓走到澑金蓮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曾？春梅道：俺娘纔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裡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梳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椿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得？因問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裡和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裡歇了一夜。金蓮道：俺們何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年，又怎的平白浪着自家，又好了，又沒人勸他？玉樓道：今

不悅口角

早我纔知道俺大丫頭蘭香在廚房內聽見小廝們說。昨日他爹同應二在院裡李桂兒家吃酒看出淫婦的甚麼破綻把淫婦門窓戶壁都打了大雪裡着惱來家進儀門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麼話兒兩個纔到一搭哩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包○括○得○妙○○○○  
叫媽○稍○說○妙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碎死了相他這等就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金蓮接說道早是與人家做大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牢成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又沒人勸自此家暗哩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纔好乾淨假撒清玉樓道牙可異如尖筍人齒亦自有理未本不興語雖吹毛求疵說來

瑞慶處如  
見肺肝玉  
樓亦有此  
私心微眼  
可見夫人  
未有不曉  
慧者

也不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他說  
他是大老婆不下氣到叫俺們做分上、怕俺們久後玷言  
玷語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話差也虧俺們說和如今你我  
休教他買了乖兒去、你快梳了頭過去和李瓶兒說去咱  
兩個每人出五錢銀子叫李瓶兒拿出一兩來原爲他的  
事起今日安排一席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二者當家  
兒只當賞雪要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說的是不知他  
爹今日有勾當沒有玉樓道大雪裡有甚勾當我來時兩  
口子還不見動靜上房門兒纔開小玉拿水進去了這金  
蓮慌忙梳頭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李瓶兒還睡

着在牀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金蓮進來說道李  
大姐好自在這咱時懶龍纔伸腰兒、金蓮就舒進手去被  
窩裡摸見董被的銀香毬兒○奇○想○謔○語○妙○道李大姐生了彈子就掀開  
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  
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們有椿事來對你說如此  
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  
出些兒當初因爲你起來今日大雪裡只當賞雪咱安排  
一席酒兒請他爹和大姐姐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  
姐姐教我出多少奴出便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  
罷你秤出來備好往後邊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

見一面穿衣纏腳叫迎春開箱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五分玉樓叫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只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營生大家的事相白要他的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再不進我屋裡來我那討銀子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你秤秤重多少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錢日逐打我手裡使都是叩數的使多少交多少那裡有富餘錢我說你當家還說沒錢

只一銀子  
譬喻不知  
作爹少波  
潤奇思妙

等

俺們那個是有的。六月日頭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我使性子走了出來。他慌了使丫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銀子與我。沒來繇教我恁惹氣刺刺的。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奸滑的淫婦。隨問怎的。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玉樓道。只許他家拿黃桿等子秤人的人。問他要。只相打骨禿出來一般。不知教人罵了多少。一面連玉樓金蓮共奏了三兩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點○水○不○漏○問他。你昨日跟了你爹去在李家爲甚麼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家會茶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

揚子回說不在家、徃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親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爹就惱了、不繇分說、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窓戶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爹使性騎馬回家、在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只道審確兒長年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又問玳安、你爹真個恁說來、玳安道、莫是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揪不採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罵他、想著迎頭兒我們使著你、只推不得閒、爹使我徃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了來

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叫他淫婦來了、看我到明日對你爹說不說。玳安道：耶樂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罷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兒、你別要說嘴。這里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接○得○妙○今日俺們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小的敢落錢。于是拿了銀子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且說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裡來興買了雞鴨嘎飯、逕往

廚房裡去了。玳安又提了一錠金華酒進來，便問玉簫：「小廝的東西是那里的？」玉簫回道：「今日衆娘置酒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里的？」玳安道：「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裡見放着酒，又去買？」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錠，攏着這酒吃。于是在後廳明間內，設錦帳圍屏，放下梅花暖簾，爐安獸炭，擺列酒筵。不一時，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來到。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孝順我老人家。常禮，

似戲語却  
是本題非  
金蓮不敢  
說亦說不

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挿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里替你  
嗑頭哩俺們磕着你你站着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若  
不是大姐姐帶携你俺們今日與你磕頭一面遞了西門  
慶從新又滿滿斟了一盞請月娘轉上遙與月娘月娘道  
你們也不和我說誰知你們平白又費這個心玉樓笑道  
沒甚麼俺們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  
散悶而已姐姐請坐受俺們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下  
禮去玉樓道姐姐不坐我們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  
纔受了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有俺們面  
上寬恕了他下次再無禮冲撞了姐姐俺們也不啻了望

出妙舌可  
想

老着臉兒  
促弄人却  
又申明前  
意尤甚校

西門慶說道：你裝憨打勢還在上首坐還不快下來與姐  
姐遞個錘兒，陪不是哩。西門慶又是笑良久，遞畢，月娘轉  
下來，令玉簫執壺，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惟孫雪娥跪着，  
接酒，其餘都平叙姊妹之情。于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  
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西門大姐、  
都兩邊打橫。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已與大姐。姐姐遞  
杯酒兒，當初因爲你的事起來，你做了老林怎麼還恁木  
木的？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要遞酒，被西門慶攔住。  
說道：你休聽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已是遞過一遍酒罷了。  
遞幾遍兒？那李瓶兒方不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

一般兒四個家樂，琵琶箏弦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吳得妙西門慶聽了，便問誰叫他唱這一套詞來。玉簫道是五娘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胡枝扯葉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的，又來纏我。月娘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廝前邊請去。不一時，敬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在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筋，合家歡飲。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掃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鵝毛，刷刷似數蠍行沙上，紛紛如亂瓊。

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只頃刻拂滿蜂鬚襯瑤臺似  
玉龍翻甲遶空飛飄粉額如白雀羽毛連地落正是凍  
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燭生花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間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  
拿着茶確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與衆人吃正  
是

白玉壺中翻碧浪 紫金杯內噴清香

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說道李銘來了在前邊伺候  
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進來向衆人磕了頭走  
在傍邊西門慶問道你往那里去來來得正好李銘道小

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里教了些孩子小的  
瞧了瞧記掛着爹娘內姐兒們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  
候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稀茶遞與他吃說道  
你吃了休去且唱一個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  
吃了茶上來把箏弦調定頓開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  
冬景絳都春唱畢西門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  
玉拿壺滿斟傾在銀法郎桃兒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  
飲三盞西門慶又叫在桌上拿了四碟菜用盤子托着與  
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吃了用綢兒把嘴抹了走到上邊  
直豎豎的靠着櫈子站立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

告訴一遍李銘道小的並不知道一向也不過那邊去想  
○解○得○冷○起來不干桂姐事。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  
等小的見他說他便了。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各  
歡樂。先是陳敬濟大姐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  
賞李銘酒打發出門。吩咐你到那邊休說今日在我這里  
李銘道爹爹吩咐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于是  
妻妾各散。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爲証  
赤繩緣分莫疑猜  
兩情願保百年偕

魚水相逢從此始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恐怕

西門慶擺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陪禮。月娘早晨梳粧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玳安來說：應二爹和謝爹來了。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你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等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裡又不知勾了那去。西門慶道：你呌小廝，把餅拿到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月娘分付我和他吃了，別要信着他勾引的往那去了。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慶道：我知道。于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喏，說道：哥昨日着惱家來了，俺們甚是怪說他家從前已往，在你家使錢費物，雖

沒得說雖  
百口何辭

故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纔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  
蠻子冤家路兒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哥  
惱俺們心裡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  
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家娘兒們哭哭啼啼跪着  
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  
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  
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丁二官原先是他的姐姐  
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  
鄉里陳監生船上終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兩淮乃  
是陳叅政的兒子丁二官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請

陳益生纔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個鬢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曾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見們，堵身發呪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歹請哥到那裏把這委曲情繇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半。西門慶道我已是對房下賭誓再也不去，又惱甚麼。你上覆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顯的我們請不得。」哥去沒些面情了。到那裏畧坐坐兒就來也罷。當下二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不一時放桌兒，留二人吃餅。須臾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

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去玳安道小的不知爹只叫  
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還瞞着我不說今日  
你三娘上壽哩你爹但來晚了我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  
安道娘打小的官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他這  
老子每來恰似奔命的一般吃着飯丢下飯碗往外不迭  
又不知勾引遊鬼撞屍撞到多咱纔來家中置酒等候不  
題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李家又早堂中置了一席  
齊整酒餚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  
迎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姐兒兩個遞酒應伯爵謝希  
大在旁打諱要笑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噴上皮也磨了

此時最难

置辨故桂

姐全不開

口只借伯

爵戲笑語

隱隱連情

此文家解

問法

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出來的可可兒

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婦兒念了經打和尚他不來慌的那腔兒這回就翅膀毛兒乾了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于是不繇分說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恠攘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曾喬張致的這回就疼漢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你爹那甜我是後娘養的怎的不叫我一聲兒桂

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  
見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雞結爲兄弟暗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螃蟹說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捩的恁樣了桂姐兩個聽了一齊赶着打把西門慶笑的要不的不說這里調笑頑耍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并兩個姑子都在上房裡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要不

的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他這哨  
不來俺們往門首瞧他瞧去月娘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  
又拉玉樓說咱三個打夥兒走走去玉樓道我這里聽大  
師父說笑話兒哩等聽說了笑話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  
腳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  
說那王姑子坐在坑上就說了一個金蓮道這個不好再  
說一個王姑子又道一家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先是  
大媳婦遞酒說公公好相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相官媳  
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相官次該二媳  
婦上來遞酒說公公相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相虎威

皂隸媳婦云你喝一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相皂隸  
公公道你說的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  
相官也不相皂隸公公道却像甚麼媳婦道公公相個外  
公公得妙郎公道我如何相外郎媳婦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裡  
都串到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禿子把俺們都說在裡  
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膽說罷金蓮玉樓李瓶兒同來到前  
邊大門首瞧西門慶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裡那裡去了  
金蓮道我猜他已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玉  
樓道打了一場賭誓再不去如何又去咱每賭甚麼營情  
不在他家金蓮道李大姐做證見你敢和我指手腳我說

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忘八先  
來打探子兒。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晨勾使鬼勾了  
他去。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不知怎的撮  
弄陪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不知涎纏到多咱時候。有個  
來的成來不成。大姐姐還只顧等着他。玉樓道。就不來小  
廝也該來家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  
正在門首買瓜子兒。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個往後跑  
不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裡走。你瞧是誰在大門  
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  
哩。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去。

文情閒甚

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裡。西門慶撞見嚇了一跳，說道：「恠小淫婦兒，猛可唬我一跳！你們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還敢說哩！你在那裡？這時纔來教娘們只顧在門首等着你！」西門慶進房中，月娘安排酒餚，教玉簫執壺。大姐遞酒，先遞了西門慶，然後衆姊妹都遞了。安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酒，并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菜碟兒上來。壺斟美醞，盃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子吃不多酒，歸後邊去了。正是：吳月娘同衆人暗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根前。月娘道：「既要我

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名合西廂

一句月娘先說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珠環遊絲兒孤仕

茶靡架不遇該西門慶擲說虞美人見楚漢爭鋒傷了正

馬軍只聽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

該李嬌兒說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驚散了花開蝶滿枝

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說道鮑老兒

臨老入花叢壞了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

三綱五常吃了一杯輪該李瓶兒擲說端正好搭梯望月

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牆兒陰化做望夫山不遇該

孫雪娥說麻郎兒見羣鴉打鳳絆住了折足雁好教我兩

行令却  
又自家道  
出自家病  
痛弄筆極矣

卷

卷之三

又自宋

計一今

下裡做人難，不遇落後該。玉樓完令說，念奴嬌醉扶定。  
紅沉沉，拖着錦裙十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正擲了四紅。  
沉月娘滿令叫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  
纏好，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衆人說：吃  
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去。金蓮道：姐姐嚴令，豈敢不依。把  
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酒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  
房門首方回，玉樓讓衆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  
兒好好兒睡罷，你娘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  
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耽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丫  
頭，你老米醋挨着做，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婆

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怕兒。于是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  
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這金  
蓮遂怪喬叫起來道：這個李大姐只像個瞎子。行動一磨。  
子就倒了。我掬你去倒把我一隻脚蹠在雪裡。把人的鞋。  
兒也踹泥了。月娘聽見說道：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我分  
付了小廝兩遍。賊奴才白不肯擡。只當還滑個子。因叫小  
玉你拿個燈籠送送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裡向玉樓  
道：你看賊小淫婦兒。他踹在泥裡。把人絆了一交。他還二  
人。踹泥了他的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沒些嘴抹兒。恁一個  
小淫婦。昨日叫丫頭們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

金蓮俏心  
微意只到  
此時轉從  
西門慶口  
中表出又  
深又冷純  
是史遷之  
妙

的營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心等着我。一般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到都知道，俺們却不知道的。西門慶道：你不知這淫婦單管咬羣兒，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走到儀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酣，拉着李瓶兒道：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裡。李瓶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

金蓮俏心  
微意只到  
此時轉從  
西門慶口  
中表出又  
深又冷純  
是史遷之  
妙

的營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心等着我。一般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到都知道，俺們却不知道的。西門慶道：你不知這淫婦單管咬羣兒，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走到儀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酣，拉着李瓶兒道：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裡。李瓶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

倚酒三分

一句又譏  
一句熱

又討好金  
蓮心口丁  
然

見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瞎缸。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  
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姐費心。  
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好了。不一時春梅  
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告辭歸房。金蓮獨自歇宿。不在話下。  
正是。

空庭高樓月      非復三五圓  
何須照床裡      終是一人眠

